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六

門人李春叟編

奏議

端平丙申召除太博賜金奏劄

臣聞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善覘
國者惟觀諸此人主以其履之身措之天下質
之理蔽之心焉道侔盛際庶幾同符事襲衰季
將至合轍考古驗今斷斷不易有天下者宜知
所決擇也恭惟 皇帝陛下資不世出志大有



為五三登閣一蹴可到然欲祈天永命而雨血
告妖如晉承康識者有五胡之憂欲復恢境土
而戎馬踐淮如宋元嘉江右凜荷擔之懼襄岷
失而江陵孤三川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半
陸沉億萬生靈重罹塗炭大勢日蹙通國懼亡
自去冬以來然矣 陛下自視今為何時反觀
行事果皆通治之道否耶夫勢之安危反掌易
置理之當否亘古不移 陛下儻若慨然於興
王之規模惕然於亡國之龜鑑必蚤夜以思凡

是理所安人心所同者皆治之基也則如趨康
莊不可越起而進凡壞常戾正拂衆徇己者皆
亂之階也則如避陷穽惟恐跬誤其間聖賢明
訓若揭科條設違其言罔不取敗臣謹昧死為
陛下陳之酣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謹身之戒也
陛下嘗因明禋之天變而撤樂嘗以誕節之震
雷而輟宴蓋深自警省矣是或抑畏於遇災之
時恐易怠忽於已私之累縵立望幸之衆易至
移人天錫飲量之洪寧免過度作無益則玩物

喪志營不急則宴安易懷錫賚之數無涯宮庭
之費不會以冠布衣帛之時母曰貴為天子不
得一舉手足也此坐薪嘗膽之時母曰惟辟福
威玉食也 陛下儻念三陞之民轉徙無依必
不忍適一己之安逸儻思多難之際日不暇給
必不肯汨聖躬之清明媿脫簪之諫周室所以
中興堅覆觴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難
行之事哉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
也 陛下選拔言官多采直聲或俾再入間由

外擢其寄耳目也重矣而切於救國者疑其矯
激忠於報上者謂其好名絕江而歸無復諭留
之虛文與郡以出似非優待之美意何以獎犯
顏之直氣已頓殊導諫之初心年來人物彫謝
存者幾何正當愛護豈堪頓挫不容過闕致抱
沒身之恨朝野悼嗟皆有殄瘁之憂守輔郡者
人方喜其名而成命竟寢贊幕府者衆皆惜其
去而列疏未俞聖主本無厭薄忠良之心中外
竊有踈忌賢者之惑 陛下儻念國所以存僅

此一脉必使臺諫得以盡其言儻思強本折衝在乎衆正必使莊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子國未可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豈無益於人之國哉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 陛下非不恪遵先朝之成憲而干請為撓非不故使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目而不盡用近習乘間而宮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宸札叮嚀闢虎未分制書符移東閣弗顧賞罰無章

功罪奚別法制不立軍伍恭驕朝廷之政本未清軍國之威權幾褻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周之祚微有憑藉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 陛下欲洗濯士心而意向未明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孽息褒榮加渥群儉雖斥簡記弗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昧進退之義者不恤人言倒善類之戈者勇犯不韙挾敵自固欺誕無忌求得欲從躁競愈滋平居習為頑頓無

耻之風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士國何利焉尚
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
不懼哉閱興亡之大無出於四者安危之機當
決於一心陛下以今之為合古之法跡其所
以致治監其所以召亂者取舍殊途瞭然而易
見也我高宗皇帝間關六飛基圖萬載中興鴻
業貽謀具存焦思先吾身之詩放宮嬪損服御
之詔諫官所言多寡置簿以考面對不及闕失
降秩以懲大臣勒令內品貢軍令狀而上為改

容親筆戒以軍法而外閭震恐諂諛之人不使
廁身於班列振拔名節以起士氣之委靡宏規
懿範最為切近陛下有志中興能循高宗
之治法則亦古之治法矣臣頃陛下赫然發
憤幡然改圖念祖宗土地不可尺寸與人厲披
輿地圖之志毋使人有幾如是而不及郢之嘆
當如炎紹之初狄至必戰毋悠悠歲月而自誤
於不可信之和也大臣開誠布公鞠躬盡瘁屏
常程之碎務以澄心靜慮移堂除於吏部而一

意籌邊當如李綱以去就爭天下大計毋徒曰
鎮之靜也士大夫當如宗澤所謂非臣子安居
美食之時共攄主憂臣辱之忿各辦趨事赴功
之心毋徒覩風景而感慨也邊臣當如劉錡所
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而併力拒敵毋徒靠
撒花以為緩圍之策也君臣上下共惜分陰共
商緊着日課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勅敵之在前
常若禍至之無日庶幾無秋高塵起之倉皇而
取襄葺蜀固淮之規模立矣臣區區憂國之心

不識忌諱 陛下裁赦取進旨

公未奏劄子間上曰前此五羊之寇卿能繼
城諭賊可見膽畧公奏踈遠小臣辱 陛下
簡記豈勝感激公奏第一劄讀至媿脫簪之
諫周室所以中興上曰多事之時正當以中
興為法讀至贊幕府者人皆惜其去而列疏
未俞上曰日來士大夫多尚虛名而無實用
公奏名者衆之所推予也亦宜留之以慰物
望與其使之在外不若使之在內讀至臨難

必無仗節死義之士上曰士大夫全少氣節
公奏亦在上之激昂耳

嘉熙戊戌銜命勉諭崔相回朝奏劄

臣聞儲才宜預搜才宜博雖書生之常談實今日之急務也強敵挺禍浸淫累年去冬之變尤可痛心步騎纔二千而潼益不支哨馬或數百而淮郡已震碎我城邑靡我赤子其來莫拒其去罔追非彼實強由我自弱國之無人甚矣臣嘗妄論洪水懷襄而伯禹能平之虎豹犀象而

周公能驅之自古無不可為之事荆戶後勁而敗於鄢陵鄭瞞長狄而敗於宋魯自古亦未有不可制之夷苟得天下之奇才斯能就天下之偉績田單一逃難者耳守區區即墨而復齊七十餘城祖逖一司州主簿耳以千人廩募衆鑄兵而自河以南復為晉土非天下之奇才孰能辦此 陛下近命臣鞞兼制淮右布着已定機括已回沿邊將士前日之勃鬱者今吐氣諸寨豪勇前日之怨怒者今屬心臣鞞亦當以單逖

文淵閣
七
之功名自期求副 陛下專委之隆江淮重寄
體統漸有所歸列障廣莫分任須令可託代郡
邊吏或當科瑣翰孰可代先科其人洞開胷襟
容納衆長以為輔車之助此大閫責也廣設網
羅收拾群豪以備重弓之需此朝廷事也淹恤
百里猶晦鳳棲低回治中未展驥足州縣豈無
遺才草廬臥龍深識時務褐衣捫虱劇談方畧
山林豈無遺才苟徒采取於目前不思蒐索於
度外毋乃示人以狹乎臣願 陛下明詔大臣

於朝薦紳進人才之外申命諸路帥守監司各
舉堪充沿邊任使者不拘限貧明著其狀如先
儒所謂某人能吏也嘗因某事以知其能之意
博參公言精加考察或寘之殘破之地以觀其
經理或處之風寒之衝以觀其禦防不以資格
拘之不以繩束待之必有非常之才出建非常
之功矣柳開以文士請兵果能制契丹之部落
虞允文以儒者視師卒能成采石之駿勲安知
今無若人乎惟 陛下與大臣圖之取進旨

文淵閣卷六
讀至非天下之奇才孰能辦此 上曰天下
事有人才便可為近日更張帥聞卿亦知否
公奏 陛下區處得宜切中事機讀奏劄畢
上曰右相有來期否朕自更化之初簡在朕
心儀圖共治渴欲一見公奏臣崔與之遐方
一老辱 陛下殊常之遇但高年久病而又
道遠恐未能上副 陛下延佇之意 上曰
聞其年事雖高體力尚強可勉為朕一出公
奏崔與之居家庭之間或可以勉強涉道路

之遠恐難以驅馳 上曰卿近得書否公奏
此月初旬得二月十六日書云云 上曰可
作書道朕切望之意勉其亟就道以共圖康
濟之功公奏謹當作書諭以 聖意

嘉熙己亥著作郎奏劄

臣聞天變狎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
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灾異臣
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危均為悟聖心之一機
均欲扶國脉於一綫人主於此大惕懼而進德

不已廣聽受而改過不吝則積憂啓聖一言興
邦未可量也不然天人方愛助之塵在已無畏
警之實則上下之望孤而莫之救矣若曰天變
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
在今日可不深戒哉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生
稟曆數躬膺聖學精微聖度恢廣將與盛帝顯
王而比隆蓋非中才庸主之可及皇穹眷命久
而彌篤群下歸戴誰忍負之 陛下亟思所以
仰承天意而俯愜人心可也然自往歲以來飛

廉動威回祿扇焰雨雹流沴旱蝗為妖怒濤浸
逼於都城列緯數愆於舍次一警之不悟而外
證疊見焉屢譴之不悟而大變異出焉是仁愛
之已極且轉而為震怒矣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陛下所以應天者當何如哉敬天之圖未必見
於躬行親禱降禮乃及期而遽飭醮祭之繁文
若為感通竒袤之異教無乃瀆慢古人慮女謁
之盛而剪爪自責庶勳舊之罪而席簟南郊於
嚴恭之際未始徇虛文也 陛下非無應天之

念也然災至而懼既久而忘能保此念之常堅
否乎諫紙來上邇臣直前輪班敷陳投匭徑達
上而規切於清躬下而枚列於缺政公論以為
是則衆論無異詞前日以不用去而來者亦不
敢嘿是忠愛之所激雖批鱗有所不顧矣人之
多言亦可畏也 陛下所以聽言者當何如哉
拔山去佞猶或疑其心違如羹之和尚或議其
貌厚邊臣輕視於朝廷言者凡幾而玩褻猶故
宮掖不會於費用論者非一而節約未聞在昔

御史條奏則宦寺亟歸於故郡一言感悟至謂
高廟神靈使之於聽納之際未始留難也 陛
下非無聽言之明也然顧問雖詳施行實少能
保此明之常新否乎夫天人之際本無二致人
君之心當主一忱積此忱以消變推此忱以受
言上下感通悉本乎是今天下之勢亟矣吾國
正憂元氣之壞強敵尚稽授首之期兵弱財殫
境蹙民散自非 陛下發一悔心以感動彼蒼
奮一勇心以主張公議將恐天下見異而曾以

衰仗馬俱瘖而唐以亂豈不大可懼哉臣願
陛下充此悔而持之以敬不容一息之怠荒民
天民也念轉壑之可憂職天職也毋旁蹊之捷
而陟降常在於左右戒懼如對於覩聞以吾之
心合天之心庶可以轉禍而福矣充此勇而行
之以公不容一毫之私意言及缺失不憚於改
行言及貴近毋過於回護以伸衆正之氣以杜
羣枉之門即一人之心合千萬人之心庶可以
易亂而治矣機括既回精神立起一念之烈旋

乾轉坤猶之窮冬千林搖落一氣纔復何物不
春力量大則功效速天下尚烏有不可為之事
哉踈賤瞽言觸突睿聰惟陛下察而赦之

第二劄

臣聞邪正之用舍國家之安危繫焉於君子不
可以過疑於小人不可以偏信蓋君子直道以
行骯髒難近而臨大節不可奪者斯人也小人
詭遇求獲柔佞易親而誤天下國家者斯人也
武帝不悅汲黯而黯能寢淮南之謀成帝雅厚

張禹而禹竟稔西都之禍人主於用人之際可不鑒哉 陛下無私如天地至明如日月臣下賢否如辨白黑可謂有知人之哲矣然於取舍不暇計也不然豈不容嘿之多後福何苦為是強聒哉 陛下可以察其心矣以得罪公論去以不愜物望去僅一二耳或植麟周章而穹班非據或城狐依憑而美職如攜竊意 陛下不過信其無他腸耳信其無顯過耳彼之操心惟知貪冒於寵榮而已於人國無益也萬一利害

怵乎其前安保其不易所守哉 陛下亦可以察其心矣今正論稍伸正氣漸復政陰陽消長之機也臣願 陛下公道宏開私意盡克收人望重朝廷以示聖德之廣大遠庸邪清班列以彰聖斷之剛明則衆賢協和同心同德共壯國脉共起治功尚何孤立之慮哉惟 陛下留神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六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七

門人李春叟編

奏議

淳祐丙午侍右郎官赴闕奏劄

臣畎畝五年退居庸陋聖恩不棄叨擢郎闈萬里一來豈為榮進清光再望誓竭愚衷臣聞處難為之勢而有可為之機此天下之所望也當改為之時而無勇為之力此識者之所憂也蓋機者矢之發而力者矢之至也一發而未數步

文淵卷七
焉安望其能中哉以英明之君值艱難之運幸而諸賢翕集世道挽回人孰不曰此傾否為泰之候轉危為安之兆也海內顛顛日望一日規模未立効驗良賒一劑起九陰之脉而邪氣尚蠱於膏肓一籌活將敗之棋而取勝未工於後着不升則降決於此舉緊切用力猶足扶持不然則所謂難為者終付之不可為是聽其淪湮而已豈不大可懼哉恭惟 皇帝陛下銳精欲治二十三年矣天災所警策而德日以進敵患

所嬰拂而慮日以深閱天下之義理熟而見日以精充而上之盛帝顯王不勞方軌乃者發乾之剛奮夬之決斥逐負國之權姦屏棄朋私之醜類正路開闢化絃更張此一機也惜乎心術純白者天不憖遺阿匿取容者尸如充位以自顧年老子孫弱之心謀吾國以兩吏扶持之狀而贊萬機摸稜歲餘竟成何事 陛下察其昏謬亟聽引去此又一機也 此段論范鍾君明 臣良可謂千一之遇合而宏綱機要未見一二

之設施夫以太子之少漆室婦人猶知隱憂
陛下上繼列聖之炎圖親授 寧王之大寶豈
不欲隆萬世丕大之緒臣下進說今幾歷年前
代明鑒援引略盡竊意 陛下往來於心自不
能以頃刻忘也小學內建茂淑宗英躬督課程
日以為常閱之多則選必妙教之專則成必速
而稱謂未聞少異中外豈能無疑事體最重固
難草草以易談而大本所在詎可悠悠而不決
故凡聖意之所向當使外廷之與聞胡不謀之

二三大臣胡不謀之老成從臣儻盡愜於衆情
宜亟定於大計于以繫四方之屬望于以杜姦
萌之窺覷何至遲遲之久而虛前星之次耶是
陛下於正國本猶未勇也 高宗皇帝曰朕懷
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非成憲乎 此段論建儲
祀鬼雖竄而德宗念之不衰蓋不知其為姦邪
也 陛下大明當天魍魎焉逃遺其親者必後
其君苟患失之何所不至 陛下亦既灼知其
凶悖矣似聞損金置局厚結貴近潜伺上意動

息必知以一人之獨惡恐不能終勝左右之交
譽以三數端人之牢拒亦安能盡絕餘黨之交
通大抵小人之謀險而君子之術疎彼必多方
以相誤因得未疵以藉口今出力為 陛下扞
禦外邪者如提重兵對勅敵萬一裏言浸潤淵
聽動搖是開門納寇也處騎虎之勢者何所置
身乎臣子事君禍福奚恤而宗社安危關繫非
輕胡不明正其罪詔告天下以安善類之心而
委曲掩覆養癰護疽耶是 陛下去奸臣未勇

也蘇轍曰黨與互進氣勢一合豈惟臣等柰何
不得亦恐朝廷難柰何矣 此段論史嵩之非後

戒乎王媪擁寶扇於斜封墨勅之時盖由中宗
之昏庸仇士良以毬獵悅天子使不觀書乃可
以竊柄 陛下清明在躬緝熙典學豈不知女
子小人近之不遜曾謂舊邸之使令殿省之洒
掃得以容穴鼠之干請恣城狐之憑依乎闕築
鶴觀而土木之僭奢外設狡窟而踪跡之詭秘
雖宸衷匪石婦口何施而勢焰熏灼趨者如市

方溪雜錄
四
陛下不得而知也天下所少者忠臣義士耳老
練宮人諒亦不乏又何必玩視人言而不勇於
抑絕耶計臣莫塞其溪壑之欲而終代去鎖闥
聲言其以挺之罪而不盡行雖威嚴若神斷無
假借而朝夕褻近巧於逢迎日漸月漬恐有時
而轉移矣履霜堅冰由來者漸烏可謂其未至
於大肆而不勇於禁束耶慶曆上東門之押出
恐見其人祥符重入內高品之刑而一時忻慶
可以為法也

此段論吳知古事無急於此者充

此心之力而勇行之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厥今
事會之來無涯而事力之窮築底要必如創造
之刻苦豈宜襲承平之故常留一弊袴專待有
功韓昭侯猶能之獨不能搏裁宮掖之費以助
戰士之賞乎匹馬毅往周行寇壘晉明帝猶能
之獨不能振厲用武之志以作六軍之氣乎為
宰相者當自任棟梁之重毋曰畏避形跡而徒
勤細務為執政者當助成推車之勢毋曰分聽
任責而不相為謀為給諫者當各奮鷓逐之忠

文溪卷七
五
毋曰宣諭有旨而言不敢盡張浚曰人主一心
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
主之心一為嗜欲私溺所移則失其公理矣舉
措無有不當而遠人之服臣願 陛下堅定力
於上每事揆之公理以求今天心諸臣協忠力
於下相與持之正道以共消厄運庶幾興起大
勢漸至小康苟不强為善而諉曰時難豈不孤
天下生靈之望耶狂慙小臣不識忌憚惟 陛
下裁赦

第二劄

臣竊觀今日邊用無藝而民力垂罄時艱未靖
而人物晨星州縣凜焦熬之憂臨事興乏使之
嘆豈天地之藏有限而土產不足光岳之氣已
分而竒才頓稀耶臣妄謂今日欲培養根本莫
先於久麾節之任欲網羅英俊莫先於寬資格
之拘雖書生常談而切實救時之策無以易此
輿圖非舊仕版日增循資序者皆可得一州一
縣之寄執權衡者豈盡知孰臧孰否之真闕不

多而求者紛如予不審而奪之亦亟或一歲而
屢易或旬月而驟更新舊送迎動費累萬貪夫
席捲甚至掃空民之膏血吮吸靡遺國之命脉
緩急何恃可不極思所以救其弊乎臣以為宜
從臺諫公舉廉能之士可以為監司牧守者大
臣攷其已試而納之夾袋有闕必以此選補焉
治績顯著則稍進職名而仍使因任歲月寢久
則擢實班行以昭示獎勸數年之後庶幾在在
稍有餘蓄民力少紓矣十人之群必有拔乎十

人者萬人之聚必有出乎萬人者謂天下果乏
才是厚誣當世也欲共扶緩弱之勢宜大啓功
名之門而今日之仕進者苦於遠次而觀光難
困於舉削而通籍難壯盛之年駸尋而晚暮勁
毅之氣銷蝕而巽柔幸而一遇焉而精神筋力
已衰矣又有抱負竒偉而終身不遇者豈不甚
可惜耶臣以為宜令帥守監司各舉其屬之賢
且才者明著實跡勿循私情大臣叅之物論以
取其尤異覈之都堂以觀其人品使條陳當世

之務以覘其器識如果可采則稍出資格之外
或委之邊面風寒之地或置之錢粟浩穰之場
真才實能必有以自見他日膺隆委勝重負者
於此乎出其有益於國家豈小哉 高宗皇帝
諭宰相擇監司郡守皆使成資以省送迎之費
又嘗因臺臣言資格大拘有曰使有豪傑之士
雖自布衣俊擢可也是皆中興之良規惟 陛
下與二三大臣圖之取進者

上曰卿去國幾年奏云臣以嘉熙三年叨福
建庾節以臺臣劾去 上曰是彭方第一劄
讀至猶足扶持 上曰此全在大臣輔國讀
至以兩吏扶持之耄狀而贊萬機 上曰范
鍾年老廢事亦多奏云范鍾老而且懦讀至
以建小學茂淑宗英 上曰朕於小學之教
極留心讀至大本所在詎可悠悠而不決
上曰其年尚未讀至胡不謀之二三大臣奏
云此國家重事須與大臣參決不可使宦官
女子干預 上曰自是讀至捐金置局 上

曰果有置局之說否奏云臣聞之國人之言皆然 陛下當先絕蹊逕使無以自通讀至以安善類之心 上曰如何區處奏云如近日臣僚所謂或欲毀麻或欲勒令致仕皆可 行 上曰此則不可已與宮觀但不用之足矣奏云如此恐中外之心愈疑望 陛下更作區處使聖意明白讀至氣焰薰灼趨者如市 上曰朕未常容之干政不知外間何以有此說奏云臣来自道途已聞人言籍籍若非

陛下決意抑絕使內外明知之則人意愈見紛紛異日書之史冊亦為聖德之累讀至履霜堅冰由来者漸奏云范曄作東漢宦官傳贊亦引大易履霜堅冰之戒蓋謂漢末宦官之禍因漢君不能防微以至於此 上曰固當防微杜漸第二劄讀至貪夫席捲甚至掃空 上曰貪吏未戢一至於此未見有廉吏者聞陳愷亦廉是否奏云聞其人亦清約讀至數年之後在在皆有餘蓄奏云如方大琮

在南海頗與士民相安百廢具舉而清苦自
將故能積羨錢近四十萬緡治績為諸鎮之
冠其人又時望所歸者宜召用之以示激勸
上曰如果有奇才當不拘資格聞廣中幹腹
之傳如何奏云臣本欲作一劄敷陳此事然
事關機密恐播傳於外 上曰極是極是因
奏云云 上曰已令徐敏子去體探奏云此
事須是純實可托者方可信若喜功生事者
徒知為一身功名計又恐別生事說則不惟

廣西受弊必欲通廣東之兵財而兩路俱受
其弊矣 上曰沿路來如何奏云沿途蚕麥
皆熟雨暘時若更在 陛下增修聖德使天
意常順又問外間有何所聞奏云臣之所聞
已盡見於奏劄中矣

淳祐丙午十月朔奏劄

臣聞人君之心必無愧於天人臣之心必無負
於君蓋人君履大位有四海皆受之於天容一
念之私則為有愧矣人臣享高爵飽厚祿皆受

之於君容一念之私則為有負矣厥今之大勢
危急為甚蜀碎而淮殘兵單而財竭楮輕如毛
民流如鴻農扈粗登而星變累形哨騎倏退而
戎情叵測此正一人敬德以祈天命之時此正
群臣盡瘁以報國恩之時可不各盡其道哉恭
惟 皇帝陛下睿資高明聖度軒豁日御經筵
深研理要躬決機務熟知政體可謂不世出之
英君矣然察之時機良可隱憂難靠人謀全望
天助猶祈能感動何耶 陛下試端坐而靜觀

凡平日一念敬忽之殊而上天之應如響斯答
隱顯無間其不可誣必道心主一而不制於人
心陽明常存而不滓於陰濁成湯聲色不邇貨
利不殖蓋恐人欲一勝則天理必微 陛下神
明之舍果皆對越而無愧否歟宇宙之大民物
之衆所恃以立者公道也臺諫所以主國是委
曲而宣諭則非所以養直氣名器所以待賢才
輕褻於內降則非所以塞倖門黃門之依憑假
托或未能峻其防朱邱之非意干請或未能裁

以正是皆牽於私情而未契乎蒼蒼者也臣願
陛下舉動一事凜凜然常在帝之左右將見天
心悔禍庶可以轉危為安矣揆路爰立以其有
宿望也政地延登以其久引恬也二臣之策孰
不以協志併力共濟艱難之期然寬者畏縮而
欠大事自決之力量狹者躁急而有互失不和
之氣味周顧以無斷為柔惡以猛隘為剛惡蓋
事未必可為而強為私也事到當為而不為亦
私也胡不弦韋其氣質之偏而乃矛盾於議論

之異中持兩可者又復差池鼎足承君責望謂
何貌厚而心不然言甘而情不孚是皆未免角
立之私豈不孤 陛下委寄之隆乎方巨姦傍
睨要杜其來豈宜同室之操戈邊燧未消盍嚴
其備烏可同舟而胡越猝有警急人各異議豈
國家之利哉况不靖之徒交鬪其間嫌隙生於
囁嚅躁激起於縱吏二三大臣不成而國不競
其負吾君又甚矣臣願 陛下申諭大臣俾之
去私見而徇公家釋小嫌而就大事則扶顛持

危庶乎其共濟昔高宗皇帝曰朕在宮中聲色未常經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答天意者此可為 陛下法張峻趙鼎本相善如兄弟因二家賓客離散遂至失歡此可以為大臣戒臣不勝惓惓取進旨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七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八

門人李春叟編

奏議

除正言上殿奏疏

臣生遠迹孤學庸識狹 陛下拔之疏散俾綴諫曹聖恩如天誓圖報塞臣拜觀國史范鎮擢知諫院即上疏曰 陛下置諫官者所以為宗廟社稷計也為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事 陛下下是不知諫官之任也拳拳之忠首以正國本

為言臣何人斯詎敢望鎮萬一於忠國愛君之
職分則不敢不盡焉臣聞正天下之大本貴乎
豫定天下之大計貴乎果三王家天下其初心
豈專為子孫地所以弭爭端於未萌杜厲階於
未形而欲措斯世於久安耳副貳早建所以繫
海內之望成謀堅凝所以釋人心之疑詎容一
日稍緩哉恭惟 皇帝陛下誕膺寶曆光紹鴻
圖惟天惟祖宗豈私於 陛下將以垂統無窮
為萬世開太平者望 陛下也春秋寢盛蒼震

尚虛群臣懇切交疏而力陳四方傾耳翹首而
聳聽幾年于此矣 陛下環視而未有定向遲
回而不輕一發事大體重於謀始宜謹非常情
所能測識也邇者謁饗宗廟駁霧劃開惟天之
眷惟祖宗之靈默贊大計隨灑宸章選納猶子
嘉名寵錫聖意丕昭朝野鼓舞神祇歡悅然雖
有舉棋將定之喜不能無羽翼未成之慮臣於
此時叨被親擢事莫此為大謹以三說上瀆聖
聰惟 陛下垂聽焉一曰正名文帝即位初年

有司遽以建太子為請今不可謂早計矣歷觀
往昔當璧而拜之觀惟神之所予有心無聊之
嘆惟人之所付是皆牽纏已私不克斷制 陛
下此一盛舉蔽自聖衷度越前古出於同氣天
屬為最親儲以繼體人道為極順倘或猶豫能
不動搖名號未正恐無以塞從旁之覬覦體統
未一恐無以收衆望之歸向謂宜亟正青蓋車
之制佇開日重光之祥侍膳問安自此全天性
之樂主器承祧足以衍國脉之長天下咸曰吾

君有子矣則宗廟社稷之福也普安真王之封
宰臣請以冠屬籍 高宗皇帝曰可便為皇子
此 陛下所當法也二曰保養保其身體列職
周官養於掖庭有漢故事挺生歧嶷之質猶在
髫髻之年必先葆固其天和庶可自貽於哲命
昔人有嗜鮑之動戒有玉契之嚴惟所關所繫
者不細故防微杜漸者至悉出入起居寧衛防
之過密饑飽寒暑以調適之得宜此天下之大
器也豈止於櫝拱璧培桐梓之譬哉謂宜專屬

禁闈之尊曲加撫摩之愛宮人之老成謹厚者
左右彌縫之奇衰側媚之人不得與乎其間則
宗廟社稷之福也 高宗皇帝因大臣宮人可
託否之間有曰若不先擇宮嬪可慮之事更多
陛下所當法也 三曰教道道之禮義周過其曆
傳之刑名秦祚遽危盖小成若天性習慣如自
然古者有祿教有齒學莫不于其初而漸漬入
之是必妙選於師儒所當涵養其德性毋徒事
章句之末技毋但拘講誦之常程俾善言正行

日接於見聞非心邪念不萌於方寸則九朝夕
宴處之際無非薰陶淑迪之功又當擇臣之有
物望者時視其德業之進因以為內學之重他
日恭敬溫文發達於性資孝友仁愛著聞於中
外則宗廟社稷之福也 陳俊卿每入必傳經啓
沃且殫諷諫之益 陛下必得若人而委之輔
導可也 厥今時艱未靖國勢未強陰邪譸張於
肘腋之間夷氣滋煽於邊庭之外消弭奸黨鎮
壓群疑全在此着臣願 陛下上念祖宗付託

之不輕下慰生靈後望之甚切決意建置無墮
因循億萬載無疆之休實根本乎此惟陛下
留神取進旨

論史丞相疏

臣末學陋聞誤蒙睿知擢聯翠幄獲執麟經日
昨進講至魯隱公二年鄭人伐衛因考寤生之
無主其惡根於城穎之寘毋以為世之大不忠
皆大不孝者為之大子無其位故誅奸臣於直
筆陛下操必罰之柄昭懲惡之公儻不孝於

親且將不利於國者幸免焉此豈聖人作經有
望於後之明天子之意哉臣曩在嶺海間竦聆
陛下雷發英斷山拔巨奸至於窮陬僻區之人
莫不歡呼鼓舞日以俟謂之渡崖確之徙新也
踰年而祇聞二三邪黨之貶羽翼雖剪元惡未
除天下已共疑而切議矣臣今夏造朝首乞明
正渠魁之罪聖意尚需遲而久決容德天涵或
以其未終喪姑有待焉今服闋近在於旬日而
官刑未舉於司敗人言籍籍通國皇惑臣而隱

嘿言責謂何臣竊觀昔之所謂四凶者非如後世大奸劇惡之甚也投畀魑魅豈少恩蓋小人衷險衷狡乘間輒發一旦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罹其毒有不勝窮者操之已蹙盛古且然嵩之譎詐貪婪狠愎殘忍罪浮於四凶前後白簡之所擢數皂囊之所鳴攻既詳且悉臣不敢更瀆天聽大抵其挾虜要君如秦檜其嫉賢妬能如李林甫其陰害忤己者如盧杞其藉權寵厚貲積如鄭注其與近習盤結如元載

其穢行醜聲如楊國忠其匿喪不持服如李定其懷宰相不足為之心如宗楚客人臣有一于此皆宜在誅絕之科况身兼衆惡乎去位家居日當嚙齒握拳書空擊地憤憤然規復出以快報復私布駛傳於道路多設狡窟於京都賂貴近以覘伺人主之言動結浮士以刺探中朝之議論群不逞為之耳目為之爪距者在在布滿也鴟梟乘暗鼯鼯睨昏磨虎狼之牙噴蛇蝎之沫意欲何為哉鄙夫患失無所不至萬一通神

計行回天力到必將懲前日之輕失積邪心而動於惡無所不為矣此天下之巨蠹潜伏而未發而曰此不復然灰耳可懼哉又况國本漸定正要保持堅決為宗社計人望稍聚正要協比聯固為世道計歲事少稔正要涵潤蘇息為生民計小人之根未去宗社之危安世道之升降生民之休戚關焉利害曉然而未即加罰或謂陛下外示寬洪之恩意中寓羈縻之微權卒有緩急或堪倚仗又臣之所未論也蓋自陛下

收攬大柄親決萬機以來區畫邊防亦未嘗失事機人才陛下之人才兵財陛下之兵財自有而用之若大臣降心相從商量恰好天下事豈難辦集彼小人者於謀身則周密於謀國則架漏已試明驗大畧可觀矣臣側聞陛下有對越高廟神靈之詩有茲邪終擯斥之句則知定見不惑定力不移決不至來外邪以壞局面然化絃更張亦既久矣而大綱領猶未正大機括猶未定此一事顛末未備恐無以垂汗青

詔後世 陛下亦嘗思及此乎章惇纔免父喪
便提舉洞霄宮俄而得政遂嘯兇傳毒善類為
國屬階往轍可鑒臣愚欲望 陛下俯從輿議
獨運精剛亟煩宸札寢嵩之服闕與宮觀之命
仍削官爵遠竄荒裔使羣陰掃跡衆正伸氣于
以安人心于以壽國脉天下幸甚取進旨

貼黃論史丞相

臣昨論奏史嵩之姦惡罪狀皆國人之公言今
既累日未蒙付出欲乞 陛下深為宗社大計

早賜區處恭俟睿斷

列奏史丞相疏

臣等各有疏論列史嵩之罪惡俯伏俟命未蒙
報可遂具劄白之二三大臣冀其密勿開陳近
聞 陛下宣引宰執必有商確在朝莫不懽躍
聳聽竄責共驩之命又累日矣嵩之得罪宗社
得罪綱常通國一辭謂宜誅絕而 陛下遲回
至今罪名未正當明主可為忠言之時而感動
之難如此豈非臣等敷詞未能真切不足以開

悟淵聽耶豈非二三大臣無非畏避不肯盡情
以告 陛下耶又豈非諸大臣國人皆曰之公
論不足以勝阿諛之口耶臣等竊謂臣之事君
猶子之事父諫而不止又敬不違乃職分當然
謹不避鈇鑕聯合以請欲望 陛下察臣等拳
拳愚衷出於為國早賜處分以前所奏付外施
行儻臣等屢言不行而強顏憲地豈不上負
陛下之親擢下負海內之責望乎謹錄奏聞伏
候 勅旨

再論史丞相疏

臣聞蘇軾曰祖宗委任臺諫養其銳氣借之重
權所以折姦臣之萌也姦謀未成猶當亟遏絕
之既滋蔓矣除惡本或不力焉豈祖宗設臺諫
初意哉此臣所以早夜以思忘寢與食也臣昨
疏列史嵩之奸狀將涉兼旬屢入催奏未聞制
可聖意淵深外庭未孚始相顧而疑今相語以
憂矣 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欠
臣惡盈其貫顯灼昭白天地鬼神所不赦 陛

下獨委曲包容惟恐傷之聖度恢恢前古未有
臣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吾國勢不
並立者則寧有犯無隱求不負聖門之訓乃所
以不負天子也夫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
心相須之義然也嵩之包藏禍心竊據相位不
以事天事 陛下而視國家如仇此凶人耳罪
人耳復以大臣待之可乎自其漏我師期於是
乎有京洛之敗假挾北使於是乎有邀索之辱
導敵入寇於是乎有淮甸之禍是為賣國之賊

臣席卷部內之帑藏囊括諸路之利源借國用
匱乏之名齷販貨易籠歸私室富且數倍於國
是為蠹國之盜臣給諫宰掾朋分雜布以障蔽
人主之耳目以竊弄人主之威柄是為擅國之
強臣科抑太繁而民怨券給不均而兵怨扼遏
摧沮之過甚而士大夫怨是為誤國之姦臣抽
移江上之軍入補周廬之額用意殊叵測向非
陛下洞燭邪姦力拒不納且將為害國之亂臣
矣大臣以道事君者也嵩之凶悖姦詐陰險伎

毒於臣道何有齊豹位司寇作而不義春秋書
之曰盜蒿之尚得為大臣乎孟子曰無君無父
是禽獸也以若所為尚不得齒於人類尚可以
謂之大臣乎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所以植億萬
年本根者深且固而蒿之日尋斧斤焉雖肆諸
兩觀未足以上慰祖宗在天之靈踰兩年而罪
名未正 陛下寧不動心於見宗廟之時乎
陛下剛健中正與天同運儻以姑息為至仁以
不斷為盛德是有春而無秋有雨露而無霜雪

雷霆非天之所以為天也臣於蒿之無纖芥之
怨發於忠憤不容但已苟利社稷一身之禍福
所不暇計欲望 陛下盡取前後臣下所言書
疏叅考其不道之本末亟賜睿旨併臣先所奏
付外施行使天下臣民明知去邪之真意千載
而下竦服鋤奸之偉斷臣退而瀆犯天威之誅
死無所恨區區血忱惟 陛下察之

理宗御筆

昨史嵩之預乞掛冠今已從請可從所守本官

職致仕已降宮觀指揮更不施行

論帝屬貴臣不趨早朝奏劄

臣二十一日綴四叅官起居因俟候奏事竊觀帝屬之班稀疎為甚赤墀步武殆類晨星退而詢問則知邇者常叅或祇一二人趨趨夫鳴玉曳組鷓列鷺行以進退朝廷之禮貌也冕旒端復威顏咫尺而着定在前尚多曠闕欲門庭之外事事整肅難矣 陛下大昕而南面雖隆寒不憚貴臣或連日不望清光理恐未安昔人有

盛服假寐者有駐車待漏者夙興匪懈自是臣子分內事况清晨一覲而退他無職業儻復於此忽畧豈一德尊天子之義乎輝輝覲明聖濟濟行俊賢唐人形容早朝之盛若此 陛下正朝廷百官要以心為不欲其平旦清明敬心油然而生非但貴其僕僕拜起以侈容貌采章之美也臣以為其間真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者當察其情至於無他故而屢不至焉是則泰安成情可不畧加警策乎欲望 陛下申儆有位

使成造在朝庶幾人心不玩主勢益尊所以肅朝儀而振朝綱亦非小節也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八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九

門人李春叟編

奏議

淳祐丙午十二月正言奏劄

臣聞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孔子論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入臣納君於道祗當辨事之是非據理之可否必其善而後可以將順如其不善則不可以逢迎以責難為恭以非道不陳為敬若夫視指意而遷就覘辭色而

轉移則是詭隨容說而非忠愛其君者也世之
砥柱特立者常少桔槔俯仰者常多得喪交戰
於其中操守易變於其外人主設或喜脂韋而
踈骨鯁愛迎合而惡拂嬰是導之從諛也孰不
俛然惟上意之所欲哉原其初心亦不過求以
固位而已求以希寵而已遂至於誤人國家事
有天下者柰何忽安危之大計而遂邪臣之私
情乎漢之禍成於張禹對成帝之一言唐之禍
基於李勣對高宗之一語自欲保其家而忍於

負國自欲存其身而忍於欺君此固佞臣之罪
亦二君素不能容受謬譎固應有此也國朝兵
不如漢富不如隋土地不如唐而鴻基駿業與
天地並恃有直言謹論以為元氣耳有為宰相
而補綴裂奏以復進者有為執政而爭事立庭
下不去者手詔趣書讀語甚峻而八上章竟寢
其命者給舍也以彈疏之煩見厭而上前自訟
求罷去者言官也手引上衣使復就火其事
者負外郎也上不以犯顏逆耳為奸事事付之

公論而私意不行下爭以披肝瀝膽為忠事事
決之正理而身計不恤一脉之壽以至于今
陛下俯接臣隣威顏天霽樂聞剴切德量海涵
人臣遭逢明主而不能致諸三五之登闕則為
有負然往往多逢迎而少正救工揣摩而畏觸
突陰模稜而欠直截以可為忠言之時而猶若
此豈非 陛下於忠佞之間好惡未明白歟臣
妄謂今之世不患無文墨之士而患無氣節不
患無議論之士而患無骨力不於平時獎勸招

徠激昂砥礪而遇事責其奮不顧身何可得哉
故論事無所避則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依阿以
求媚則臨難而苟免者也至於陽附正論內懷
二心緩急又烏可保哉 陛下靜觀而密察則
無不洞見其衷蘊矣昔汲黯有內多欲而外施
仁義之語武帝殆不能堪而不冠不見最為嚴
憚且期以古社稷臣之事觀人如武帝庶乎得
其真矣臣願 陛下於柔佞者踈之絕之忠直
者親之信之得如黯數十輩布之朝廷為吾國

文淵閣書
三
之倚伏他時宗社終必賴之區區愚忠惟陛下
下留神

論陳樞密疏

臣聞罪莫大於背國惡莫大於庇奸兩地之重
職為大臣一言之發關係不細倘或立異論以
沮大計懷私意以昧公非群情為之動搖衆口
從而噂沓良由心術頗僻識見猥庸用過其分
不覺呈露事既關於宗社責難逭於簡書臣切
見通議大夫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陳韓

自負膽畧亦銳功名江閩討寇雖屢書勞妄殺
平民頗多枉濫後來調兵過江之輕舉遂至匹
馬隻輪之不返志廣才疎前功俱廢且莫當於
一面尚可望其遠猷陛下念其久閑擢之近
輔勉思所以上答主恩下副人望可也理財專
局畧無設施褊性狠態時復妄發此猶未足深
責也國本始定神人所同喜讎獨出語不遜識
者駭愕奸相負罪神人所同怒韓猶盛稱其孝
識者忿之陛下決天下之大計去天下之巨

蠹斷自聖心超越前古身為執政不能從容容
贊乃持論悖謬如此心事可知矣夫沮抑普安
之事非秦檜之姦不敢為而營救蔡確者雖以
范純仁王存之賢不免黜罰臣採之公論皆謂
鞞之叨塵已極矧其猜伎嗜殺使自得恣流毒
必廣斥去為宜臣舊嘗為之屬不敢以私情廢
公法欲望 陛下察其非忠退之以禮職名藩
寄華其暮途爰示寬恩之曲全式彰清議之不
貸使臣子各厲忠純之節天下明知是非之公

實世道之幸取進止

嘗閱近世言行錄載知院陳公鞞行狀一段
云先公侍郎仕汀州推官激軍變陳公時為
招捕使嘗欲劾之後居言路遂劾陳公以報
怨噫有是哉世所謂行狀皆各家子弟自為
之辭非信史所載不足證也先公侍郎初筮
汀推不過一察屬耳郡政不在手何以激變
此乃郡守陳公孝嚴實激之為叛卒所執辱
幾殞厥軀先公挺身為之排難公論在人不

可誣也使激變果出公手招捕公縱不見劾
郡守豈容不聞于朝以自白此理甚明觀其
詞曰嘗欲劾之而不果如是則當德之不暇
又何怨之云且臺諫為天子耳目官朝廷選
擢委寄非輕所言皆社稷大計若區區為報
私憾之地小丈夫尚恥為之先公大節表表
而肯為是耶况先公之於陳公本無纖芥之
憾行狀所云欲之一字特曲為之詞耳既無
是理必無是事私門紀述姑以文過豈可使

先公受誣於地下而千萬世之人受欺於曲
筆故不得不為辨正

論趙京尹疏

臣聞國朝舊制不以宗室居宰輔以其有逼近
之嫌也其為慮遠矣畿府號衆大之區委寄隆
重有利權有兵柄有狡黠健悍之徒為之分布
奔走是雖非宰輔之位而權力過之縱使處是
職者果宗賢且難久任蓋積威積惠之深人心
所重在彼非國家之便也今有帥雄繁之地涉

嫌疑之跡而頑然不知引退者衆情皇惑人言
權故事優畀職名遣鎮外服不惟國本安固可
以一人之心之趨向乃所以福與憲於安全之地
亦親親之仁也小臣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
陛下赦之取進止

繳奏劄子

臣一介孤遠誤蒙睿簡擢之諫職非由大臣薦
進舉朝共知臣朝夕自厲惟知報君父惟知衛
社稷惟知利國家一身禍福且不暇恤雖聖諭
亦不敢呵順詎肯俛受他人風旨哉臣今早上
殿讀第一劄將畢陛下問臣次劄所論何人
臣以陳韓趙與憲對天語再三止之令不須展
讀臣辯說移時聖意堅執始力亦不許納奏劄
祇得跼蹐而退緣臣所言二臣皆於國本有關
既切宗社皆是國人之公論臣所職者言若置
之不聞而据撫瑣碎以塞諫紙則物議交責臣
何顏立於風憲之地乎謹不避誅殛連元本繳
進欲望聖意察臣愚衷祇是為國非出於臆

之私特垂省覽亟賜付外施行仍乞睿旨放臣
歸田里實荷聖恩保全之賜

寶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劄

臣聞人主之心必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
其岌岌然甚矣東南輿圖寢非全璧之舊吾國
事力何異垂罄之虛外侮內攻之多虞百孔千
瘡之畢露如居敗屋東撐西拄於疾風苦雨之
中如駕漏船左支右吾於汪洋驚濤之上此非
出一竒所能振起亦非變一法所能維持也沿

亂存亡之基全在人主之心此心雖微而萬世
基業四海生靈關係甚大出理則入慾去私則
進公上而為三代之隆此心也降而為陳隋之
季亦此心也自古艱危之世豈無可以挽回之
機括其君迷而不復迄無幡然改易之良圖遂
致圯壞竟難收拾迺若穆王荒於馳騫王業幾
殆然一聞祈招之詩其心止焉而周鼎重矣武
帝毒於征伐海內已虛然一下輪臺之詔厥心
悔焉而漢祚復矣一念之勇不俟終日力量之

决坤轉乾旋穆王猶得享國百餘年武帝且不
失為七制之賢而况不為二君者乎恭惟 陛
下天錫勇智度越古先日就緝熙獨得道要昔
人主之退君子也有棄置終身者 陛下洞察
其忠則不旋踵而收用昔人主之惑小人有專
任而不疑者 陛下既知其姦則或斥或貶略
無留難明習久而利害周知密察精而是非立
决和顏樂受於苦言每事悉從於群議此天下
臣民所共贊詠以為不世出之主也臨政願治

餘三十年宜盛而有衰之形宜治而有亂之兆
灾謫頻仍帝怒未息流離愁恨民情寔睽犬羊
窟穴敢據戶庭之間鯨鯢出沒近在股肱之郡
楮不行而錢幣竭物踊貴而兵民貧事事駕漏
色色窮空證候轉危景象愈蹙 陛下深居九
重雖聞知而未必盡知也人情隔於耳目之所
不及者易踈而日親於左右者易入 陛下固
勤勞於時艱而有可娛之具陳于前則有時而
縱固焦勞於外懼而無可駭之言接于聽則有

時而忘 陛下揆之心前乎幾嘗悔艾而復懈
幾嘗憤發而復沮人欲終能勝天理陰濁終能
勝陽明所以為此之累者必有由矣故言湯之
美者首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繼之曰改過
不吝湯自責之辭曰女謁盛歟苞苴行歟湯曷
嘗有是而惕然恐其有此其所以為聖也西邸
厚藏瓊林充積竟成何用祗為亂階孟軻謂國
之危由交征利臧孫達謂官之敗由寵賂章其
言至此遂驗可為後世戒臣去國八年重違闕

下意謂 陛下學力益深義理益熟聖德日躋
弊事日除而籍籍塗巷之切議彰彰封疏之敷
陳迺無異於疇昔殆有其焉此臣之所甚駭也
陛下非不知普天率土皆吾藏富之所區區外
物於清躬何補而認為已有哉如聞比司竊弄
籍勢招權掖庭嬖昵憑寵干請倖門四闢賄徑
多蹊前者得而後者慕名藩巨鎮視如探囊好
官美職爭欲染指無耻之頑因應瀾倒嘗自愛
者亦復效尤豈所以杜群枉厲四維乎雀鼠之

訟亦徹宸聽蟻虱之吏上煩聖決至於脩內司
之獻助取浙東西之上腴所過需求見謂騷擾
不幾於下行有司之事與民爭利乎文昌八座
執政之儲也以處恩澤侯之瑣庸卿監郎闈侍
從之選也半是王家之子弟外焉郡國之麾節
類多戚屬之膏梁政事既非其素閑民物何從
而得所進有德以尊朝廷選良吏以安田里其
庶乎夫私情勝而後女謁行私愛牽而後恩意
褻一私膠固殆猶根蟠旦旦行之明知其非而

安之以為常事人人言之明知其是而玩之以
為常談內降多而視中書為奉行文書之官節
貼宣諭多而待臺諫為奉承風旨之地世當承
平猶不宜有今何如時私意感召乖戾應之為
夷狄為雨淫為潮決極而為開元末年宮中之
怪識者隱憂焉 陛下不於此時大警省大懲
勅亟思所以轉移之而待何時乎不使馮野王
為顯官恐人議其私後宮親屬漢元帝猶能之
邵光超以中使受縑而被罪其徒悉弃所獲於

山谷唐德宗猶能之詔以別貯錢物以所占陂田歸之有司唐文宗猶能之數君皆庸主也曾何足道 陛下聰明神聖可以為堯舜而不能勇於為善豈不甚可惜哉歐陽脩曰枉費財物利悉歸衆中外譏議則 陛下自受朱熹曰有私用而後有私人而後有私財二臣之言明達的切似為今日發臣願 陛下思祖宗付託之不輕念國勢阽危之已極克已如勝敵窒慾如防川戒謹恐懼無一息之間斷精粹純

白無一毫之瑕疵痛懲前失猛剗宿弊如人之久病力救幸而有瘳多方防其復作 陛下悔過之心既堅上天悔禍之心必速則外患潛消天下事可以漸就吾之條理矣不然君臣不悛以樂玩憂將有如唐晉季世之嘆可不懼哉臣又謂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者在人主而格君心之非則大臣責也故都兪而有吁咈焉將順而有正救焉縱未能使人主嚴憚正之於念慮未萌之先亦當與人主相可否審之於命令將出

之頃酌以道義參以人言從容啓沃必求其是庶幾上可以感動淵衷下可以愜服群望倘遵奉之惟謹而規正之不聞國何賴焉或告唐憲宗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使奸臣乘間弄威福憲宗曰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於得失當時宰相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利偷安卿輩亦宜用此為戒當力諫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此又陛下所當責之大臣者也臣拳拳憂國之忠不敢少隱惟陛下留神

乞罷幸西太乙劄子 闕全文

其畧曰方四郊多壘此正臥薪嘗膽時湖山在日自涉游觀道路頗遙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 事見南海志

乞行御史洪天錫劾闍寺之言疏 闕全文
其畧曰今歲以來天變頻仍正當脩人事以應之儻人事又變是以變弭變天怒何從而釋邪臺臣非他官比今以劾寺璫而去紀綱紊矣是非易置去留倒施人事之變孰大於此 疏入不報

再疏乞與洪天錫俱貶

其畧曰邇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他人不敢言
察臣天錫獨言之俄而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
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俱
貶公遂與御史俱出國門事見南海志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九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十

門人李春叟編

書

上鄭丞相書

戊申九月乞免知贛州

昂英楷題既襃不敢瑣碎儀式恐貽溷瀆之譴
首乞鈞炤昂英踈遠之踪狂迂之性不識事體
沙斥固宜自歸三選杜門掃軌誦習故書求以
克去氣質之偏獲逭謫徙已為萬幸安敢作榮
進夢忽叨誤渥予郡起家聖天子乾坤同量不

弃螻蟻之微廟堂包荒不遺葑菲之賤得之如
驚感深以隗自合奔走奉職少見寸尺以贖往
愆實緣一春行役衝雨濕感風邪百疾交攻精
力全衰偷安泉石間尚可以徐徐療治倘冒焉
當繁劇之任必至敗缺不惟身計之誤而誤國
之罪大矣心之精微盡在免牘謹錄副申呈五
羊去天四千里駛輦一往返動是三閱月而虎
城重地宜亟選長才所以不避誅殛繳回省劄
者蓋欲一辭而遂所請非特為身計實為公爾

計也欲望鈞慈為之密啓於冕旒之前庶幾小
臣真切之悃獲徹崇高之聽收回成命畀以叢
祠使進退稍安不得罪於物議其榮過於二千
石多矣此身未填溝壑他日尚能蹈刀鋸鼎鑊
以報國恩干冒鈞嚴不勝戰惕之至

與秘書徐霖劄子

戊申

某去臘束擔出六和塔朝士送者才四執事其
一也相與促膝攢眉語至暮而后出別後忽十
閱月懷賢耿耿一食息不能忘也四千里跋涉

春晏方抵弊廬杜門掃軌一字不敢出門故於
畏友亦一例似踈絕邇者聳聞大聲疾呼之跡
上拂衣徑歸天子洒翰大臣聯札清班追挽竟
不能回天馬之馳向來首搖氷山已立羅浮四
千丈之上此舉前無古人又在祝融峯九千丈
之巔矣卓乎高哉不可跂而及也已敬歎敬歎
某婆娑三逕熟復故書粗得靜味忽誤渥予郡
起家乃與重名同一除書厠穢形於玉側頗覺
羞愧聖天子天地其量超軼古昔恩寵殊常本
不敢控辭私念平日受教菊坡公講明出處最
不草草深恒得罪清議為先師辱故以真實之
悃寫之免章切度公朝必見察可以遂所請凡
可以開發者幸不鄙相去三十餘里無從握手
傾倒倚風悃悃乞為偉器自愛不宣

與廣帥徐意一薦僧祖中書

某數年不到羅浮夢寐見之近招寶積僧祖中
來出錡中卓錫泉烹石樓新茗共談山中事清
風忽起坐間飄飄然如行飛雲頂也某歲在甲

辰兩遊羅浮至必住旬日山廣大深遠不可窮
而山中入絕少道人則有王寧素年八十餘碧
瞳炯然照人頭陀則有祖演年高過之髮色如
黃金僧可語者僅僅斯人耳此大夢德因之子
而克肖者也將辭歸中閣必欲識意一而後去
渠無他求必有異乎人之求者風雨如許政齋
閣焚香靜坐時試延之前使呈露所蘊必不能
謾具眼得聞侍郎一聲歸山林作話柄竊度其
所求不過如此而已進之退之惟所以命

與廣權帥立迪詰治盜書

某晦藏林谷不敢與聞戶外事每荷龐漢陽先
候之履且懼杜周甫寒蟬之誚有聞而不以告
終愧於心民吾同胞也况父母之邦之民乎方
此上下疑懼之時某儻以利害不切已而不知
恤桑梓之人交責以義無以自立於父母之邦
矣夫治盜固貴於嚴尤貴於審惟非盜或遭橫
戮而真盜未必能獲此賊盜所以滋多也前乎
嘗聞途人之言曰某人以姓名同而捕某人以

盜賊之親屬而捕幾人善良也亦皆捕未幾則
其人鬻矣某人梟矣某人截手足而死矣心甚
悼之而悔不先以此聞徹足下伯仁由我而死
之念至今不忘日來所聞又有甚焉蓋官司捉
賊不容不倚辦於隅總而為隅總者類皆小人
不識道理但知憑威勢為姦利安知人命之為
重往往半公半私以快其所欲或宿怨之未償
或厚需之未厭或黨與之所仇陰嗾使之甚其
送于官彼覬厚賞者利於俘數之多畧不

分別躬自訊鞫窮極慘酷誰不承伏雖分釐諸
獄然群有司非卓然自立者未有不承望風旨
自為身謀何敢可否於其間足下以疾惡之心
視已成之牘則皆死有餘罪有非其情實足下
烏得而知之利歸於小人謗歸於足下使足下
知之必不肯輕於筆矣自清遠亮徒日就擒獲
則足下之功亦偉矣必不藉此區區數輩以張
功狀非通徑而為通徑非賊而誣以賊豈足下
之本心哉今士竊議於途什什伍伍顰蹙私語

而某於朔旦固嘗面言其畧既而聞用事者有
遂非之意恐足下竟為儉巧轉移草菅斯民虧
足下之盛德某連日思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
私念此身非僥倖一官家在城市安保此禍之
不及也惟視人猶已之心噤不一語安乎故盛
服焚香籲天而布此札稍有一毫私心天地鬼
神其誅殛之惟足下是非之間審之又審謹之
又謹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使平民免於屠戮
于門之陰德豈易涯邪某狂妄之言至此極矣

不敢復有言矣若足下不以為然而不加之意
則是邦之民遭此厄會某抑末如之何也已倦
倦愛助之心惟足下其察之

狀

辭免知贛州狀

照對某淳祐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準當年十一
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備據某狀辭免繳回差知
贛州省劄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并
元省劄付某者殊渥仍頒微躬死措某切謂榮

寵廼人情之同欲威令宜臣子之欽承矧閑廢
而得州合馳驅而徇國伏念某最涼其分不競
於才咸謂之迂非剗裁之敏手而有斯病由憂
懼之熏心字對眼以如遮事轉頭而隨忘曾是
可當於劇任冒然繳納於除書雖不加以方命
之誅猶例待以具文之遜量已莫裨於世用籲
天更積於衷忱控告廟堂奏徹旒冕憫此柳蒲
之脆質許其香火於真祠二千石起家之除不
為棄物一再徬循墻之避庶附全人所有省劄

二道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祇受湏至申聞

辭免除福建提刑

照會某淳祐八年正月二十二日準淳祐七年
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李某依舊直秘閣
除福建提刑劄付某者異恩沓至小已若驚伏
念某起自單平最為綿薄樗櫟散材之無用豈
適時宜草茅習氣之未除易與物忤內徒汙於
班綴外何有於民庸僥榮頗越於分涯未老已
成於衰証怔忡多忘視聽難真一障承流尚慮

驚疲之弗稱列城折獄自憐魁技以奚堪敢貪
斧鑪之榮慄有針氈之懼莫禪國事徒速官刑
仰祈宰路之奏陳特畀祠庭之閑散倘必待其
曠敗而後加汰斥孰若察其真切而早賜存全
退處山林庶可療采薪之病稍遲歲月不敢辭
蹈刃之難所有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祇
受須至申聞者

判

大學果行齋學生蔡順孫等劄子乞差克

鷺洲書院學賓職事判

太學生蔡君順孫舊識之于南海別去兩年左
忽偕其弟源來訪于贛亦太學生也文皆侃可
可觀而丰標灑落傾一座如雙壁相照映使人
起敬問其衣何以墨則曰有母之喪也問其所
以來則曰為貧所驅也昆季方淹恤而不憚遠
役豈其得已哉且致辭曰鷺洲書院有學賓無
限負監司帖差前此甚多願得此以糊口庶專
心學問也昔范文正居憂嘗掌學事今欲為書

院泛職於理無礙况書院之設政欲儲四方英俊相與講貫以上庠之士乃屑預籍其間亦可謂下喬矣不猶愈於其他濫吹者乎照所陳帖差充鷺洲書院學賓夫所謂賓者當以客禮待之每月錢米宜加優厚少俟服除即參太學亦非久糜廩稍者也

蠲除受納官事例錢判

朝廷置倉受納苗米所以給諸軍月請計民之產而取之甚非得已也民之輸官剜肉補瘡豈

其所樂哉官負吏卒每碩立為定數而計求之不知作俑於何時沿襲既久目為常例吏卒小人不足責也官負自有俸祿差充坐倉董納亦職分中事乃公然取受略無愧怍習以成風所在皆然而錢數未有如江西之多也故於未開倉之前爭營求為受納官上官或委之私人明言照顧之盖有一年在倉而獲數千緡者此錢何從來哉皆民之膏血也當職起自閭閻久知此事思欲一洗陋俗去臘承乏攝郡未欲便行

改易姑止將苗倉事例錢自官負至吏卒痛加
裁減雖所減之數若不多然積而計之民之蒙
惠亦不細今年次第開倉所合先期告諭士自
一命以上皆當以愛物存心臨財毋苟得必義
然後取士非吏卒比也上件錢既令甲所不載
委是違法而諉曰有例受之安乎為士夫不自
貴重乃下同於吏卒其人品亦可知矣今一時
同官亦多端潔好修之士豈甘自汙下特前此
未有人說破故為受納官者未能自拔於流俗

之中耳今自開倉日為始監納官並不可接受
分文事例州家每月自有添支錢會一十五貫
文儘可以供入倉飲食之資若能洗手奉職革
弊察欺自當刻薦以示旌異其吏卒等人且照
去年榜文裁減數目不得過取分文仍不得故
作邀阻因而索覓如招詞訴定行決配攬戶仰
照官司除去官負事例一項減價接攬不得欺
瞞鄉民如違重作施行案只今備榜仍報提刑
司遍牒本路軍州一體施行

發妓孫惜回南安軍判

當官籍妓使終身不得復為良人非盛德事也
本司昨見阿鍾之詞蓋念婦人無知一犯不歸
則妓之是無以開自新之路此塗通判之擬未
敢以本軍施行為是此亦忠厚之論也今觀本
軍所申則孫姓婦人元是路妓散樂因公吏盜
官錢游其家事發係籍則其人先已為不籍之
妓矣又非可以有專夫者並論籍之似不為過
本軍以為此事有關名分在本司何可固必雖

然為路妓人則其身可以東西南北逐食為妓
則老死於其土而不得釋如鳥之入樊籠魚之
在盆盎見其他鱗羽翔泳於天寬海濶之鄉健
羨而不可得仁人君子見之亦必惻然今從申
將孫惜押回本軍留之縱之惟地主所命已照
施行

革權酷弊判

官釀則弊積於吏卒之侵欺難於遽革以漓薄
強人飲而售其直官之取利奚安民之受害未

艾稅酒民甚便之而所收難以豫計則郡計有
不足之慮至於城外拍戶尤要區處得宜不然
則前日之耗於吏卒之蠹者所失猶少而稅酒
之後耗於奸民之隱蔽者所失更多始亦要當
謹重審詳不宜草草須是商量利害到意為一
定而不可易之論方可見之施行不然則朝行
夕改徒為紛擾觀陳事宜共一十八紙會計出
入之數關防內外之弊討論裨助之策亦可略
備今專請塗通判集兩司僉廳商議取所陳切
當者次第之詳為規畫立定格式庶幾經久可
行而不可變此非止為一時計若行之而官民
俱便則聞于朝乃百世之利也切望同寅留意
早有成說

論峒長文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犯上是不犯
在上之人作亂是為爭鬪悖逆之事蓋人能

孝其父母敬其兄長便識道理知名分少有
犯其上者既不犯上必不肯作亂大凡世間
作犯上作亂底事即是不孝順父兄底人若
是孝順父兄底人便不肯做犯上作亂底事
有子之言最為親切然人雖至愚未有不可
化者監司郡守纔見有一二梗化之人便一
切待以非類加以刑戮他既冥頑無知而長
民者又無以開諭訓誨之使誤入於惡者終
無自新之路良可憫也今進爾父老于庭論

以此言爾其歸告鄉黨子弟宜細思之父母
生我者須當孝順兄長同胞而先我者須當
敬遜則此心和順自不為惡汝等得與父母
兄弟妻子同樂官司亦得與田里相安豈不
甚美其有暴狠不率者則是孟子所謂禽獸
而非有子所謂人也國有常刑後悔無及